

集部

元豐類藁卷四十七

宋　曾鞏　撰

碑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既葬其孤聃與其宗親屬人謀曰公歿所以原大追功既有大史之狀幽宅之銘維墓道有碑可以明著公之休德遺澤章示萬世以假寵陳氏

之子孫於無窮而其辭未立於詛謂何迺相與來請於余余辭不能既不獲迺論具公冑出位序行治之實以為碑辭而屬之以銘其辭曰惟陳氏其先虞舜之後封於陳春秋時陳滅入楚其子孫以國為氏世為顯姓見於記錄至公之先始家南康軍之星子至公又家江州之德化曰知某職者公曾祖考也曰彥璩公祖考也曰累贈禮部尚書俊公考也公諱巽字公順祥符八年進士及第歷常州團練推官盜有棄財走者公以謂不應

死通判不肯用公言是時公起家少年及遇事堅爭不可奪其守老吏皆驚盜卒不得死以尚書憂去位服除補武安軍節度推官侍御史李偕守武安事倚公決州賴以治轉運使陳從易以公為材獄有久不決者皆屬公治之凡治二十四獄人皆服其平以皇妣嘉興郡太君馮氏憂去位服除補岳州軍事判官舉監潭州茶米倉天聖初潭州茶課視景德虧十之六公謹於繩吏而果於去民之所素不便者茶視舊課歲增九百萬斤用

薦者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吉州廬陵縣廬陵人喜鬬訟械繫常充縣庭公除其害政者人心大變月餘囹圄空虛而人自得田里之間樞密副使姜遵嘗為廬陵民便之至是有前姜後陳之謗移知資州資陽縣遷祕書丞用薦者通判戎州州將武人以州任屬公民夷悅附政以大和遷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潭州溪洞諸蠻犯約知州事劉夔劉沆繼出行邊公實總州任內修民事外奉師賫凡輸粟帛金錢四十有八萬兵械

稱之用足於軍而賦役不加於民沆及荆南王居曰岳州滕宗亮與湖南北部使凡十有二人請即用公為轉運判官會轉運判官廢故不行遷都官員外郎知撫州恩信行部中奸彊馴服貧細得其職遷職方員外郎明堂恩遷屯田郎中賜服金紫去知安州以寛靜順其俗教民通溝洫趨農桑遷都官郎中知蜀州大興學校遷職方郎中太常少卿知蘄州居半歲以目疾請老遷光禄卿致仕始家江州英宗即位遷祕書監今上即位遷

太子賔客公少長閭巷能自感發彊志力學為進士一出遂收其科為吏明悟敏捷見義敢為不少屈以求合葢從事於州郡久之不進而其志彌厲其治於惡人無所貸至其過失則無所不容而於善人惟恐失其所也遇人豁然不為畦畛於其所長未嘗不薦藉成就之於其急難與貧不能自存者未嘗不賑而助之公既好學至於聲音星歷之伎無所不知及退而自休日使家人誦書常數千言危坐聽之未嘗有倦色江於東南為水

陸之衡賔客曰湊公廣於招納與之釃酒高會彈琴賦詩曰是足以佚吾老也及間而言天下之事於其是非得失之際慨然奮勵少者有所不能及聞其言莫不壯其意少容京師有欲教公化黄金者公辭不受教公以寡欲乃受而行之蓋出事天子四十有八年退老於家又十有五年年八十餘飲食倍人儀狀甚偉聲音滿堂進拜公於前者不知其已老也前終十餘年自為冢於南康軍星子縣白鹿原距尚書之兆千有八百步棺槨

衣衾皆豫自製屬疾至終容止如常遺言里中親疎各盡其意享年八十有五歿於熙寧九年五月壬申葬以是年八月壬寅累階至朝散大夫勲至上柱國封至潁川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二百户娶張氏尚書屯田員外郎詡之女封清河縣君再娶王氏尚書都官員外郎告之女封同安郡君子男二人曰耆太廟室長有昜疾次即眪也守江州瑞昌縣主簿女五人嫁太常博士文勸進士吳隲光禄寺丞曾軫進士陶舜儀吉州廬陵縣主

簿薛縫孫男一人曰瓌女三人聃承德龔教能世其家者也銘曰

允穆陳公學繇自力收科於少其髪維持于陪于貳懿其壯晝于附于顧焯其偉績驅之磔之于其螢賊膏之嫗之于其黍稷彼疾而馳我徐不亟寧無爾諧不渝我則于郎于卿進皆以序疾集于微乃謝而去迺長書省迺賓宫朝寵則曰躋身焉逍遥世狠而爭公裕有之世惴而持公恬處之公有賓事鼓瑟吹竽公退燕私左詩

右書年則大耄氣蓋坐人笑談待終曾不頻呻有歸墓隧豐碑螭首勒辭告休尚慰爾後

秘書少監贈吏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祥符九年九月甲辰秘書少監知廣州陳公卒於位以聞天子官其二子以㒰寵其家天聖中今天子修先帝功臣記之於史而太史考公之謀議勞烈於朝訪公之世族州里官次行治之本末於家以書於册已又有詔次其功著之令典布之天下曰維所以寵嘉陳氏之子

孫者其世世無絶嘉祐三年公子三人謀曰吾先人之所既立記德之史藏於有司襃公之詔傳於天下維墓有碑後嗣所以載吾先人之休聲美實而久廢不立懼無以飭其子孫於千萬世以爲已羞則相與來乞銘文以刻於石其叙曰維陳氏其先遠出於舜至周武王之時陳爲舜後嬀滿之封國至春秋之際楚滅陳而子孫之散亡者因爲氏姓其後居長葛者出於漢太邱令實之後唐之晚長葛之陳氏徙南劒州之沙縣公諱世卿

字光遠南劒州沙縣人也曾太父杲大父昂父文餘公貴贈其父尚書駕部員外郎公為兒時書木葉為詩其父見之大驚遂始學書以篤志聞於人中雍熙二年進士為衡州軍事推官改静安軍節度推官王小波李順盜蜀州縣多不能保東園静安公應變為罰笴兵械城守之具百餘萬約其屬分城守之圍既久不解分城者疑懼意懈出語動公公以義譙數勉之而閒謂州長張雍曰此屬留之則潰人心縱之使求外兵則兩全雍聽

其言盜數萬人圍靜安八十日公奮厲距敵射其裨將一人應手死又射至數百人無不輒死盜以故不可迫而外兵來救乃卒解靜安之圍事聞即其軍以公為掌書記父喪不許去官自宋興小吏勢盜起往往轉掠數百千里吏輒棄城走及公之保靜安則若吏力皆可以有為者然公之於此時蓋亦以無為有以少勝衆此材智烈丈夫之所為小拘常見之人亦安能責其此岀哉公在靜安七年還為祕書郎真宗即位召公欲以補御

史而張鑑守廣州已公自助乃以公與鑑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賜緋衣銀魚歷河南府新安縣通判廣州知建州改福建路轉運使又改兩浙入判三司勾院復為荆湖北路轉運使澧州諸蠻奪澧旁地耕守數縱兵入盜積十餘歲莫能却公至諸蠻畏悅皆還就溪洞而歸故所掠地與人公因築武陵澧州二塞以備蠻詔書嘉奬公去久之而後吏不能善蠻蠻亦輙復入盜天子問公前所以服蠻者何為而今將治之者何出公具對而

刋其稿世故莫知其何術也公在荆湖歲餘擢為祕書少監知廣州賜金紫服至則罷計口鬻鹽人以休息海外國來獻多人徒以食縣官而往往皆射利於中國也天子問公所以綱理之者公以謂以國之小大裁其使員授官之多少通其公獻而征其私貨可以息獘止煩從之居南海四年未及召而得疾享年六十有四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於沙縣之龍山鄉崇仁里母夫人某氏某縣君繼母夫人蕭氏某縣君夫人羅氏某縣君子五

人曰儼尚書比部員外郎曰侃福州古田縣尉曰佩衛尉寺丞曰偉同學究出身曰倜殿中丞佩偉皆早世而儼倜之進於朝累贈公吏部尚書公事繼母行純篤其進膳飲藥物必經手其執喪人恐其不勝哀也遺戒諸子皆人之大節好振人之窮樂奬人之善所薦士後多至大官宰相張士遜公所薦也公常以謂我之所以自著者在行事故不必見於文章所以事上者不求人知故其於謀議尤多而人罕得而知也噫其可謂自信特

立也已其銘曰

允淑陳公生知書學人就其華我居以樸盜驚西土公在圍城隣有破亡公守不傾往睍蠻荆其得孰窺蠻來受職若與爲期翼翼蜀州士全純白茫茫楚野人復耕織原念累功進位南伯内治何爲與人休息外治何爲賓柔荒國允淑陳公文武之特聲載於人實告于册又慰爾後刻銘墓石

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

府君諱保雍字粹之景德二年舉進士中甲科授山陰主簿有能名提點刑獄皇甫選上其狀拜大理評事監尉氏酒踰年知三泉用故事得假五品服專達既至嘆曰吾常所欲為此幾可試也縣以治聞就改寺丞久之通判齊州李丞相迪鎮永興拔府君自賛遂通判其軍府李公去寇萊公代之詔易府君鳳翔萊公雅知其賢因奏留之事有利害未嘗不爭聽乃止璽書奬之遷殿中丞錢思公惟演李三司士衡薦任佐益州避親嫌不

拜授鄜州遷太常博士尋換晉州今上即位以屯田員
外郎緋衣銀魚知漢川夜中四卒叩府告禁兵兩營變
佐吏輩駭入府府君徐出獨械四卒掠之趨作誣狀徇
兩營以安之至明鞫得乃實四卒與伍中謀幸授已甲
捕兩營因自以為叛遂棄之市及謀者九人因奏言蜀
戍兵久合往往叛可因使臣去來番代之行之至今擢
拜都官還朝莊獻太后面嘉之聯拜職方度支判官契
丹國信使判湖北路轉運章服金紫有馮異以化黃金

干太后得奉職監鄂州稅知州歐陽穎事之曲恭武昌置場中市民炭常時吏先署入抄文為足而實尚留民家不入比漕發乃直取載之以為故穎暴又欲資異謀便案之坐盜死者十八人當論府君自判南乘單船六日夜入鄂直之詧守吏數人而已同時漢陽俚民販茶得知軍駱與京誣民忤巡檢應首死者二十人隨者百餘人與京暴甚穎人莫敢相曲直府君遂亂江往慮之二十人者得不死隨者皆貫漢陽距江為城潦至隄輙

毀歲調薪石發民完之工四千人兩縣以病府君身省護作者工費半隄完至今遷祠部郎中滿歲更兩浙轉運使加刑部行部至婺州得其守罪留治之未既疾作遂不起明道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五十九歲以景祐二年八月壬申葬汝南宣猷鄉之先塋張氏世為顯姓府君先居齊之禹城及考諱制官至庫部員外郎贈吏部侍郎過蔡州樂之家焉府君娶彭城劉氏樞密直學士師道之姪封本縣君子定察彥博士有治聲最少彥

輔未仕府君之喪朝廷以察為鄂州推官府君甚愛考城劉侍制劉亦厚結之子娶府君女慶歷三年彦博為撫州司法為予言府君平生端重不恡燕閒未嘗見其懈容為治威嚴不擿細事為漢州民趙昌以畫名府君近代不問至斂門昌追獻畫二幅曰前太守舉從昌取又應朝貴人求汲汲昌以技嘗自苦德公不擾敢獻府君彊受之而歸之直其使吳越吳越匠巧天下未嘗致一器一物歷問其治已雖小者如此立稱其官次施設

狀如前而曰今史館修撰王質銘其德於壙中校書郎王安石又序其詩惟所必顯章於墓道之左者其辭不立懼無以畀四方人視聽請予文張之於碑予不讓迺曰為天下之道本諸得人公卿內庸諸侯部使者外治其體兩重也易知矣今嘗患材難不足布此位故不能推其功惠及民豈世所謂賢天固嗇邪抑其求弗切耶蓋宜放而登當取而遺其施為繆然也如府君鍾材甚美而進也得其時自守及使緒行既卓矣使極其設修

可勝言耶而止於斯其可嗟也已方今僦郡彫部相望如府君其又可思也已則凡蔡里之耋齔惡得不嚴其墓耶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公行狀

曾祖恕皇任傅州堂邑縣主簿贈太子中舍

祖貢皇任尚書庫部郎中

父從革皇贈尚書職方員外郎

公諱甫字之翰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為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華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公公令取斗粟舂之可棄者十纔居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紘以此多公薦之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樞密直學士杜公衍奏知永興軍司録遷殿中丞樞密直學士張公逸奏監益州交子務遷太常博士慶歷二年杜公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試為祕閣校理三年

改右正言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所以譴告之意者在誠其行有其誠矣所以順天者在愛其民於是遂請斥浮費出宮女除别庫之私以寛賦歛初李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羣盜張海郭邈山等刼西京江淮之間皆驚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為甚今不能損又何益之邪且兵已

百萬兵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先後哉不報
於是極論古養兵多少之利害以閒語詆大臣尤切既
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言者公以謂有先言者而樞
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
不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罰邊將劉滬謀立永洛城
與部署狄青尹洙議不合滬違其節度遂立之青等械
繫滬以聞公言曰城之所以蔽秦而通秦渭之援宜不
廢其功而赦滬之輒遂從公議燕王薨大臣謂用不足

欲緩葬公言曰燕王上之叔父葬不可以不如禮又言後宫事又言宰相罪當罷皆行其言上既罷宰相而用某為叅知政事又言某不可任以政天子難之因求為外官而是時朋黨之議亦已起大臣相次去位公上書論爭語尤切已而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又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又徙兩浙遷起居舍人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簡厨傳之費陝人安之鄭州歲時以酒相慶問公命儲别藏備官用一不歸於

已至今遂為法徙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為開門徙河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入為三司度支副使輸物非土有者公為變其法使之代輸至和三年遷刑部郎中入天章閣為待制遂為河北都轉運使疾不行又兼侍讀嘉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位公博學强記其氣温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眎其家初未嘗蓄書葢既讀之終身多不忘

也其居官於其大者既可知已於其小者亦皆盡其意云雖貴而衣食薄無妾媵不飭玩好不與酣樂泊如也時從當世處士講評以為遂其好而客或造其席者與之言終日不能以勢利及也其於人少合亦不求其詳所與之合亦不阿其意蓋公與河南尹洙相友善而尤為杜丞相所知慶歷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同心任事然至於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益兵之議則所詆者蓋二三大臣至於城永洛也又絀尹洙而申劉滬

其不偏於所好如此然已而朋黨之議起大臣多被逐
公之爭論尤切亦不自以為疑也噫可謂自信獨立矣
可以觀公之行也所著唐史記五十七篇以謂已之學
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
其書公享年六十其先開封扶溝人至公之祖從許之
陽翟今為陽翟人母李氏長安縣太君妻某氏某縣君
子宜滑州觀察推官實寘皆將作監主簿宜等以狀來
屬鞏謹序次其實可傳於後世者如右謹狀

元豊類藳卷四十七

元豐類藳卷四十八

宋　曾鞏　撰

傳

徐復傳

徐復字希顔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歷五行術數之説世罕有能及者為人倜儻有大志内自飾厲不求當世之譽樂

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門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蓄書蓋其強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以為上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

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内不宜外仁宗善其言復又獻所為邊防策太一主客立成歷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為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迺官其子晞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州牧每至必先加禮然復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豫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復

言吳當大疫死者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徼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為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及往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晞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遘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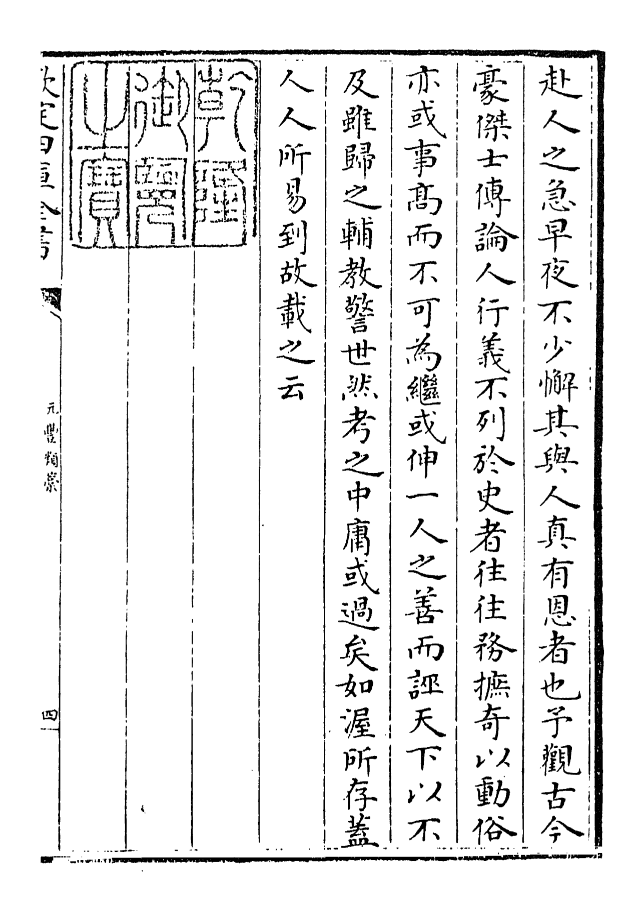
杭州牓其居曰高士坊云贊曰

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已不矜世取寵余論次復事頗采其意云若復自抜汙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矣

洪渥傳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連輒出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黄州麻城之

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費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必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輙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



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元豐類藁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豊類藁 卷四十九 五十 附録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王宮

元豐類藁卷四十九

宋　曾鞏　撰

本朝政要策

考課

建隆初始以戶口增耗為州縣吏歲課之升降興國初文定三等之法以覈能否其後遂詔郭贄滕正中雷德驤典其事雍熙間上嘗閱班簿欲擇用人而患不能徧

知羣下之材始詔德驤以羣臣功過之迹引與俱對淳化中又分京朝官考課使王沔主之幕職州縣官考課使張宏主之三班考課使魏廷式主之沔既奏其法於是御史弋子元郎吏張紳皆以負黜焉然沔之法亦以煩碎無待士君子之體物議非之久之復嚴京朝官考課而置審官院以錢若水主之廢州縣官考課歸之流内銓以蘇易簡主之唯三班無所改易其後天子又嘗欲自宰相修唐制書考之事既而但欲責其稱職遂不

行馬然親書課最之意二十餘幅以賜若水等蓋其丁寧之意如此焉

訓兵

古者四時田獵以習武事孔子譏不教民戰者周禮司馬軍旅之政詳矣戰國至於漢唐兵法尤具焉自府衛廢而執兵者皆市人故有天寶之敗以至晉漢兵雖數十萬而皆不素習士居閒暇則自為生業將乘勢重則取其課直至周世宗高平之退遂收驍勇之士命太祖

習馬取其尤者為殿前軍而禁衛之精自此始也宋興益精其法壯鋭者升其軍籍老懦者黜而去之以至太宗真宗屢自臨試而蒐擇故興國有楊村之閲咸平有東武之蒐軍旅之盛近世無比焉然自此兵益以廣議者以動衆為疑而簡練之綱遂疎黜廢之法益恕矣雖天子丁寧欲捄其敝而羣臣莫能本其意焉

添兵

唐罷府兵始置神武策為禁兵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

子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之叛驅市人以戰賊德宗蒙塵扈駕者四百餘騎甲兵皆散在郡國自河朔三鎮不統於京師餘可舉者太原青杜各十萬人邠寧寧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而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亦各不下萬人五代之際四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晉漢之兵嘗至於數十萬人養之既縻教與用之又皆不得其理周世宗高平之退中國兵制始修列馬宋興太祖鑒前世之敝益修教習

之法始黜老儒之兵至於邊鄙務在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故姚内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領之兵纔五六千而已當是之時舉中國之兵纔十六萬人平五強國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劉繼元駕前之兵蓋十餘萬兵之稍稍益廣自是矣其後曹彬之敗祁溝關也在行之兵實二十萬既而楊業敗於陳家谷口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全軍歿焉士卒前後戰死沿邊瘡痍之兵不滿萬計皆無闘志河朔振揺悉科鄉民為兵

以守城咸平之間又集近京諸州丁壯以為兵而西北邊臣猶請益兵不已張齊賢請調江淮丁壯八萬以益西師天子憂之謂呂蒙正曰方事之警急衛兵亦可抽減其如衛兵數亦不足蒙正復請取河南丁壯以益兵天子難其言然不得已而卒聽焉其後又請濟師不已遂令劉承珪取環慶諸州之兵升為禁兵號振武軍以益焉自此募兵之法益廣矣天子延見近臣屢歎兵數之倍而思太祖之法有減兵之意嘗曰雖議者恐其動

衆亦當斷在必行然羣臣莫能承上意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為而其於兵械尤重弓矢之取諸睽始見於經至於周官考工所陳五兵之法可謂詳矣漢興言兵者十三家其要皆以便手足利器械立攻守之勝語曰器不堅利與徒搏同是兵械之不可不修也宋興太祖將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責以稱職每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作治之巧盡矣國公署

有南北作坊歲造甲鎧具裝鎗劍刀鋸器械箭鏑麓皮笠弩撞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劒甲兜鍪甲葉箭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別造諸兵幕甲袋征鼓炮炒鍋鑭行槽鍬钁鎌斧等謂之什器凡諸兵械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勁近古未有焉景德中以歲造之器可支三二十年而創作不已天子念勞費之宜省也因遣内都知秦翰閱武庫所聚令給用有餘諸作治

以權宜罷焉

城壘

周世宗時韓通築城於李晏口凡立十二縣又築束鹿增鼓城葺祁州數年又自浮陽至乾寧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宋興王全斌葺鎮州西山堡障劉遇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等五城太宗既平太原以潘美守之隳舊州遷於榆次又命美鎮三交三交在西北二百里地號故軍溪谷險絶為戎人之咽喉多由此

入寇美師師襲之偽軍使安慶以城降因積粟屯兵以守之久之遷并州於三交以美為帥焉

宗廟

堯舜禹皆立三昭三穆與始祖之廟而五商人祀湯與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文武及親廟而七漢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采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之室隋興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初因其制正觀立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來皆立四廟宋興采張昭任

徹之議追尊僖順翼宣四祖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禰至扵高祖親親之恩盡矣故有四廟之制前世祖有功宗有德不可預為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古今之文損益之數昭昭可考者也

邊糴

建隆元年以河北仍歲豐稔穀賤命髙其價以糴之

常平倉

淳化二年詔置常平倉命當本官領之歲熟增價以糴歲歉減價以糶用賑貧民復舊制也

偵探

淳化中柴禹錫趙瑢掌機務潛遣吏卒變服偵事卒王遂與賣書人韓玉有不平誣玉有惡言禹錫等以狀聞上怒誅玉京人皆究之自是廉得他事上不復聽至道中又有趙贊性險詖捷給專伺中書樞密及三司事乘間言於上上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畏其口既而天子覺

悟卒誅贊焉

貢舉

貢舉之制建隆初始禁謝恩於私室開寶三年召進士安守亮等三十八人對於講武殿下詔賜其第六年又召宋準等覆試於講武殿殿試自此始也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至唐以來尤盛歲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尋亦復故開成中連歲取四十人又復舊制進士外以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至太宗即位

興國二年以郡縣闕官浹旬之間拔士幾五百以補闕員而賑滞淹又未命官而賜之緑袍靴笏使解褐焉八年進士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萬七千三百人始命知貢舉蘇易簡等受詔即赴貢院不更至私第以防請託至殿試又為糊名之制

軍賞罰

天寶之後將之廢置出於軍則軍之驕可知也五代之際國之興亡出於軍則軍之驕又可知也及周世宗奮

然獨見誅敗撓之將而軍之約束始修太祖之為將也每有臨陣逗撓不用命者必斫其皮笠以誌之明日悉斬以狥自是人皆死戰及太祖受天命謂征蜀諸將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為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在土疆爾故人皆用命所至成功如席卷之易蜀既平擇其親兵得百二十人隷殿前司謂之川班殿直廪賜優給與御馬直等其後郊祀優賞太祖特詔賞御馬直更增五千而川班殿直以不在此例擊登聞鼓訴之太祖怒立命

中使執歸本營各杖二十明日盡戮於營中餘八十人配諸州遂廢其班初太祖嘗問唐莊宗享國不久何也飛龍使李重進對曰莊宗好畋而將士驕縱姑息每出近郊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必望勅賜莊宗即隨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末年之禍蓋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也太祖撫手嘆曰二十年夾河爭取天下而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誠為兒戲我今養士卒固不悋爵賞但犯法者惟有劒耳及聞川班殿直之訴

使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便為恩澤又焉有例故盡誅之世宗太祖之馭軍賞罰如此故世宗取淮南關南之地太祖平五强國如拾地芥由是觀之軍無驕否惟所馭之術何如若太祖之智可謂神矣

雅樂

周世宗患雅樂陵替得王朴竇儼考正之宋興儼定文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之又定十一曲名以為祭祀會朝出入之節焉朴儼所考正有未

備者和峴繼成之然裁減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隨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樂備焉

佛教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者萬數天子驚駭遂下詔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水旱

安得無轉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跨村連邑去而為僧朕甚嫉焉故立此制

史官

天子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是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魏晉歸之著作其後亦命近臣典其事後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宴會則在御座前記君臣酬答之語又別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省隋置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内史唐起居之官隷於門下

顯慶中郎與舍人分隷兩省每天子御殿則左右夾香案分立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頭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典禮文物册命起奏羣臣黜免懲勸之事悉載於起居注季冬終則送於史官長壽中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使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由而書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命宰相一人專知撰錄季終付於史官即今之時政記也元和十二年又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注令其綴錄大和九年

詔郎舍人准故事入閤日齎紙筆立於螭頭以記言動故文宗實録為備焉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樞密直學士修日歷世宗用陶穀之言修明宗之制開寶中扈蒙為修撰以謂内庭日歷樞密院抄録送史官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蓋宰相庻漏洩而史官限疎遠故莫得而具也請言動可書者委宰相參政月録以送史官使修日歷遂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專其事興國中詔書病史氏之漏落又以參知政事李昉專其任而

樞密院亦令副使一人專知纂述昉請每月先以奏御乃送史官時政記之奏御自昉始也淳化之間從張佖之請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諤掌舍人事焉周翰宗諤言崇德殿長春殿宣諭論列之事時政記記之樞密院事關機密本院記之餘百司封拜除改沿革制撰之事請悉使條送以備論撰月終皆送史官從之又令郎舍人分直崇政殿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以奏御起居注奏御自周翰宗

謬始也

正量衡

建隆初頒量衡於天下淳化中以太府之式不足以合信取平守藏吏緣為奸天下歲輸者至於破産以萬數守者更代動必數歲計爭於是天子詔有司使為新法劉承珪劉蒙言權衡之法起於黍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四十銖為兩度之法起於忽十忽為絲十絲為毫十毫為氂十氂為分為一絫四絫以開元通寶錢肉好周均

者校之十分為錢十錢為兩自分釐毫絲忽轉轉十倍增之凡一錢為十萬忽因取毫髮計之皆有準自一錢至半錢為衡以較之得錢二千四百輕重等者為十五斤可施用并以絲忽毫釐銖累之準奏御詔三司較之以御書淳化三體錢二千四百磨令與開元通寶錢輕重等定其法為新式頒之天下權衡之法得焉

戶口版圖

太祖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戶九十六萬

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戶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興國初有上言事以閏為限三歲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工尚書省所以周知地理之險易戶口之衆寡至道初又令更造天下州縣戶口之版籍焉

任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

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嘗令為郭進治第悉用甋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趣作無復言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董遵誨於仇讎取姚內斌於俘虜皆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馭下嚴是必罪人懼進法欲誣進以自免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厚之以誠矣西北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輒以千萬李

漢超守關南屬州錢七八萬貫悉以給與又加賜賚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商算有以事聞者上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關征故邊將皆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山上每遣戍卒又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衄此可謂小其名而

崇其勢矣王彥昇之好勇馮繼業之自伐然用彥昇守原州繼業守靈州皆邊境以安此可謂略其小而求其大矣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責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則其志固養之以關市之租則其力足小其名而不撓其權則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其過則材能進久其任則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太

祖兼用之故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防北邊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勲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如姚内斌董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戎狄當此之時建隆元年六月誅李重進收潞州十一月誅李筠收揚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

七年定江表之地内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州丁璉高麗王伷請吏嚮化而契丹修好之使數至於闕廷拱挹指麾而天下一定不知封疆之憂葢太祖用將之術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水災

周世宗嘗使竇儼論水沴所興儼以謂陰陽者水火之本陰之主始於淵獻水之行紀於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歲為浩浩之會當此之時雖有周唐之君不能弭

其患者數也若至於后辟狂妄以自率權臣昧冒以下專政不明賢不章則苦雨數至潦水厚積德宗壬申之水者政也漢以來言災異者亦然然則誠古今之通論宋興常雨之沴間輙有之然未嘗有百川沸騰黎民昏墊之患也而太祖開寶之間常以霖雨之憂出後宮以銷幽閉之感太宗淳化之歲嘗自七月至九月雨不止崇明門外皆浮罳栰以濟壁壘廬舍多壞人多壓死物價踴貴秋歛用微於是流移者衆而陳潁宋亳之間盜

亦稍稍而起太宗加給復之恩賜糜湩之餉以救其變此祖宗所以懼天災圖政務之遺事也

汴水

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始皇疏之以灌魏郡者是也或曰浪宕渠自滎陽五池口來注鴻溝者是也或曰浚儀渠漢明帝時循河流故瀆作渠渠成流注浚儀者是也或曰石門渠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為門以遏渠

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汴滎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入濟水至此乃絶桓温將通之而不果者晉大和之中也劉裕浚之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以漕運者義熙之間也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之起滎澤入淮千有餘里更名之曰通濟渠者隋大業之初也裴耀卿有江南租船自淮而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

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者唐開元之際也後世因其利焉太宗嘗命張洎論著其興鑿漕運之本末如此宋至道之間也

刑法

太祖始用士人治州郡之獄太祖即位尤重用典刑哀矜之詔歲輙有之刑部設詳覆之員諸路命糾察之使至於淳化又置審刑院於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具獄先上二司然後關報審刑事從中覆然後下丞相府

又以開始命論蓋其重慎之備如此焉

管榷

太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欲與之休息故詔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實鹽價於海濵有司嘗欲重新茶之估以出於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耶遂置其議既平五强國收天下之地未嘗不去其煩苛與百姓更始焉故民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當是之時靡敝少而用約也自時以來兵籍既衆他費稍稍亦滋錮利之法始急於是

言替課則劉熙古深茶禁則樊若水峻酒榷則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各騁其意從而助之者寖廣自此山海之人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猶不能以為足也

歷

察天時以授民事則歷象不可不謹也唐虞以來尚矣唐髙祖有戊寅之歷髙宗有麟徳之歷中宗有景龍之歷明皇有大衍之歷肅宗有至徳之歷代宗有五紀之

歷德宗有正元之歷憲宗有觀象之歷穆宗有宣明之歷昭㦸有崇元之歷自時以後至於梁唐日官之任缺焉晉高祖始用趙仁錡有調元之歷周世宗用王朴有欽天之歷當朴之成歷也王處訥謂之曰此歷可且行久則差矣既而果然宋興命處訥正之於是有應天之歷久之又差而苗守信等承詔論定於是有乾元之歷至道淳化之間王睿鄭昭晏之徒屢校其踈密而日官韓顯符始定渾儀之器楊文溢增用甲子之數皆施行

焉

錢幣

興國初絀江南鐵錢鑄農器以給流民而於江東之地始鑄銅錢民便之自樊若水始其後以鉛錫雜鑄雖歲增數倍而錢始麤惡自張齊賢始淳化之間趙安易請鑄大錢行於蜀自大臣皆以為不可而安易之辨不可屈既鑄非便天子卒斷而罷之焉

宦者

淳化中改黄門院為内侍省而置昭宣使以王延德王繼恩杜彦鈞處之繼恩收蜀有功宰相欲以為宣徽使天子以為宦官不可令預政事切責宰相而置宣政使以命繼恩其後張洎居翰林請以藍敏正為學士裴愈副之上曰此亂政朕方復古道安得踵此覆轍邪洎慙而退蓋祖宗之明理亂愼威福之漸如此焉

學校

宋興承五代之亂建隆初嘗命崔頌教國子始聚生徒

講學天子使使者臨賜酒果以寵厲學者淳化中上始

視學命孫奭講說命之篇天子嗟異久之

名教

唐氏五代之亂教化之事久缺雍熙初始敕羣臣用通

喪之制至道之間近臣有不能養者上為賜錢使迎其

母而使者亦言蜀人有事於中州其父家居不能自存

者天子驚嘆於是詔書遂下稱人子之義以風曉切責

而使執法舉不能養者定著於令焉

銓選

建隆初定考判之制著循資之格

禬祭

博士和峴言禬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禬祭之名禬臘之别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盡虔晉魏同之唐以土王正觀之際尚用前寅禬百神卯日祭社宫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

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行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䄍不應於禮請如開元故事䄍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感生帝

乾德初用博士聶崇義之言以赤帝為感生每歲正月祠用壇其後又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五帝皆從祀與感生帝祭同日既瀆且從祀禮殺失所以致崇極意自此感生帝始别祭不從祀昊天

西京郊配

太祖開寶元年幸河南定圓丘之位以四月郊祀上帝將行躬告於太廟既行不載主焉

祠太一

興國中兆太一於城南用學士張齊賢春官正楚芝蘭領祠事齊賢等以為太一者五帝之佐天之貴神祠宜半祀天之禮又小損之天子使加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漢制焉

郊配

太祖已尊四祖之廟郊祀以宣祖配天宗祀以翼祖配帝及太宗繼大統禮官以為王業所興自太祖始故興國之初天子再郊皆太祖配天及欲封泰山扈蒙建白以謂嚴父莫大於配天宜以宣祖配天太祖配帝其後封禪之禮輟而雍熙之郊遂用蒙議學者病之至淳化之春合祭天地於圜丘遂以宣祖太祖同配如永徽故事自此孟春祈穀孟冬祀神州季秋大饗明堂用宣祖

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用太祖配如永泰之禮皆禮儀使蘇易簡所定焉

賦稅

周世宗嘗患賦稅之不均詔長吏重定顏州刺史王祚躬行部縣均其輕重補流民逋賦以萬數增其舊籍百姓詣闕稱頌焉

三司

鹽鐵戶部度支凡二十四案吏千餘人乾德定考課之

法興國增判官之員淳化之間或專置一使或離為二司已又復之為三而副貳官屬之損益視焉天子嘗召見其吏李浦等問利害之理浦等言七十餘事多見聽納於是三司使陳恕等皆以不勝任見譲而浦遂試用顯於世焉

俸祿

太祖哀憐元元之困而患吏之煩擾欲高吏之行以便民於是定俸戶之制修益俸之令太祖猶以為煩民也

於是出庫財以賦吏祿詔書屢出欲吏之有餘而無内顧之憂然後於義德備焉蓋其任人之知所先後如此

南蠻

南蠻於四夷為類最微然動輒一方受其患至覆軍殺將與夫轉餉煩敝之人也則他盜亦緣而有大中咸通之間安南之蠻是也故為政者不得不戒焉宋興嘗設廣捷之兵習摽牌之器其後又益澄海之師皆以備蠻之為疆埸害也蓋及其輙動而我之所以威附之術可

得而談者有用兵深入伐而克之興國之初翟守素之平梅峒是也有兵已克破赦而受之咸平之間曹克明之收撫水是也有計能屈之納以恩信章聖之世謝德權之靖宜州是也蓋兵不足以克則赦不能以來計不足以屈則信不能以收此古今之通理而智謀者之所易覩也今溪洞往往為東南之憂而議者不謀威略一欲懷之以利是見其一未見其二也

折中倉

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之或以為敝濫既廢而歲失百萬之入端拱初復置以歲旱而止淳化中遂復之

榷易

宋興既收南越之地而交阯奉貢職海外之國亦通關市犀象珠璣百貨之產皆入於中國府庫既充有司遂言宜出於民始置榷易之場歲收其直數十萬貫自此有加焉

左藏

興國初左藏之財既充斥始分為三錢與金帛皆别藏典守者亦各異焉

賊盗

宋興既斂兵於内盗賊輒發而州郡無武備急則吏走匿自存天子常薄吏罪而言事者以為適然故盗起輒轉刼數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格愚固異焉及覽近世之迹若宋璫守益州張雍守梓州秦傳序守

開州何邴守象州皆以區區一城抗賊之鋒不為不義屈於是知天子待吏盡恕道矣而吏之走匿自存者何其不自力也

漕運

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故用侯贊典其任而三十年間縣官之用無不足及收東南之地興國初始漕江淮粟四五百萬石至汴至道間楊允恭漕六百萬石自此歲增廣焉

文館

三館之設盛於開元之世而衰於唐室之壞五代高武力雖存西館之署而法度畢矣宋興太祖急於經營收天下之地其於文儒之事稍集然未能備也太宗始度升龍之右設署於禁中收舊府圖籍與吳蜀之書分六庫以藏之又重亡書之購而閭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天下圖書始復聚而縉紳之學彬彬矣悉擇當世聰明魁壘之材處之其中食於大官謂之學士其義非獨使

之尋文字窺筆墨也蓋將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屯田

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金城曹操以區區之魏力農許下晉用鄧艾田壽春羊祜田襄陽杜預田荊州荀羨田東陽隋耕朔方之地而唐起屯振武皆內益蓄積外有守禦之利故能服夷狄兼隣國或定南面之業焉宋興當雍熙之間契丹屢為邊害天子念守兵歲廣而

趙魏失寧廢耕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
易水疏雞距修鮑河之吏邊屯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
內輯百萬之師議者以為豈晏然不知兵農兼務哉天
子乃遣議臣東出宿亳至壽春西出許潁轉陳蔡之間
至襄鄧得田可治者二十二萬頃欲修耕屯之業度其
功用矣天子之意嚮之而任事者破壞其計故功不立

水利

自史起溉鄴田鄭國鑿涇水李冰以區區之蜀修二江

之利漢興文翁穿湔洩鄭當時引渭莊熊引洛兒寬奏鑿六輔渠而白公注涇渭邵信臣廣鉗盧之浸自是後王景理芍陂馬臻築鑑湖至晉杜預疏荆兗之水張闓理曲阿之塘宋人引淝魏人引河唐疏雷陂築句城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長地力衣食元元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澮之法替而赴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聖宋當雍熙之間（以下並同屯田篇但改欲修耕屯之業作水之浸灌者舊迹皆可理）

黄河（一作旅河）

河自西出而南又東折然後北注於海當禹之行水功之所施者最多自大伾而北既釃為二至大陸又播為九然後為逆河以與海屬非屢散裂而順導之莫能為功蓋其難如此故歷三代千有餘年無河患者以禹故迹未嘗變也至周定王之時禹迹遂改故河之為敗自此始自是之後言治河者尤衆有欲索故迹而穿之許商解光之說是也有欲出之胡中齊人延年之說是也有以為天事可勿理者田蚡谷永之說是也有以為宜

空水衝以縱其決穿漕渠以通其勢者關並賈讓之說是也有以為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行者張戒之說是也有以為宜徙之寬平者王横之說是也有以為宜計為隄防又以為隄防非古義者王延平當之說是也凡此數者各乖異總之隄防之起自戰國西漢以來築作者輒復敗故務壅塞居水者最闇於用而復二渠則水之害去絶屯氏之河則害作故言河宜散裂倣於禹迹是當盛宋之隆河數為敗興國之間房村之決為甚

當此之時勞十萬之衆然後復理天子為賦詩比瓠子之歌屬者雖有商胡之憂非曩時比也然天子大臣講求利害之理勤矣愚既以為隄防壅塞闇於用㣲禹之迹為可然水之為迹難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詳固難以臆見決策舉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與之慮定然後施功則可以下安元元上追禹績矣

邊防

周世宗之時築李晏口立縣十二又築束鹿增鼓城葺

祁州遂自浮陽至乾寧之塞補壞防開游口三十有六瀛莫以通作治之功自韓通宋興葺鎮州西山保障自王全斌而築保州威虜靜戎平塞長城寨自劉遇太宗既平晉隳舊州遷之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之得邊人咽喉之地自潘美

平糴

使歲穰穀不賤出歲凶民不病食故平糴之令自此始李悝修之魏以富彊漢興耿壽昌開常平之法以至晉

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之倉隋人置監唐人置東西市之糴雖號名殊其為法一也當盛宋建隆之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糴復大備

義倉

使歲穰輸其餘歲凶受而食之故義倉之法自此始長孫平修之隋以富足唐用戴胄之言而復定著令高宗又開雜用之禁神龍之後綱理疏濶而義倉遂廢殆盡

至開元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皆有入故義倉之實至六千萬以上自是後而衰宋興乾德之初天子哀歲不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於是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令其後又病吏之煩擾而民罹輸轉之困又罷之至今上而舊制復行

茶

唐正元初趙贊興茶稅而張滂繼之什取其一以助軍費長慶初王播又增其數大中中裴休立十二條之利

宋興茶鹽之法屢有變易而茶法幾至大壞景徳中嘗
乘邊備之急而倉卒變法高塞下入粟之虛直易江淮
茗荈之實其厚利悉歸於商人矣是時議臣請以見緡
入中而天聖初又設三說之法入見緡金帛則官雖為
便而商者不通用三說則官有七倍之損而香象之貨
居積停滞公私皆失其利焉景祐康定之間又增以鹽
利為四說雖公家虧於半而賈販者復壅至皇祐中又
用見緡之法雖壅滞稍去然調視小失固未免於乖迂

也

元豐類藁卷四十九

元豐類藁卷五十

宋 曾鞏 撰

金石録䟦尾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録真君衷保命僊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

矣固至孝元時拜執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修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定録真君衷為保命僊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韜書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明達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塼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宫醴泉銘

九成宫醴泉銘祕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宫乃隋之仁壽宫也魏為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為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證書一記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

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為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污禄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為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黄門侍郎修國史韋承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永

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惟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宫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為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為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為常樂寺於今為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

法寺今為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為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太學官楊東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號姓名其字尤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

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牆即鄢也此記今移在郡廨中故城改為牆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禕碑

晉陸禕碑此碑云禕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於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禕赤烏六年召宿衛郎中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

郎中騎都尉遷黄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裨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賓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為左丞相又云凱子禕初為黄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為此序張顛草書見於世者其縱放

可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强為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廼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為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為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滔武溪一

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周府君開此溪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鸕鷀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水真水黎溪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湍峻為瀧溪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有此語

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模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惟十有三（字當）月旁死魄君謨閲十四月者何謂

原父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奕人作儿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元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

唐安鄉郡開元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卧禪俗姓辛氏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南開

元寺右脅而卧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珪為就寺造淨土堂故為銘自河隴没於羌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往往多在世皆以謂四方幽遠殊類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四夷雖恣睢甚者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且從也固不可謂其天性無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世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信慕

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為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撰太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為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太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為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名續石幢記

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太保兼侍中潁川郡鍾某爲始列副使已下如後

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順之撰天聖元年

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爲始

至熈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葉均此下闕

𢈪井銘

𢈪井銘𢈪井有篆文云𢈪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共

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爲文又有景陽樓下井銘

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東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此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道梁益緣壁立之山

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霣墜之害乃與功曹吏李旻定策勑衡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鐫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阸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迺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翕嘗令澠池治崤嶔之道有黄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詳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質夫為興州還京師得郙

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郙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没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録目跋尾以為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熈寧十年馬瑊中玉為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為李翕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歟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以來名能畫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葢莫知其真偽往往皆傳

而貴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露及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人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偽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接於巴蜀為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為興州為成州成州則武都之上禄也郙閣立於建寧五年翕治峭嶔西狹郙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傅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元豐類藁卷五十

南豐先生文集後序

南豐先生曾氏之文與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臨川王氏並稱名家而皆有集行於世先生之集蓋刻自元大德甲辰此為元豐類藁宜興有刻為樂安鄒君旦豐學重刻為南靖楊君參繪紳章縫遂有善本爭相摹印人人得而觀之鄒孟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學者觀先生之文則知先生矣知先生則於感發也特易易耳歷歲茲遠板畫多磨雖嘗正於謝簿普再補

於莫君駿顧旋就湮至不可讀予謫盱之再稔公暇輒留意於斯而郡齋所存若李盱江先生集養生雜纂耕織圖和唐詩昔所殘缺悉爲增定既又取是集讎校焉易其敝朽剔其汚漫更新且半庶幾全錄越三月始就緒嗚呼先生之文何事於予顧誠有不容已者而亦學者誦法所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相與勉之若徒以其文焉爾也淺之乎求先生者矣仁和後學陳克昌謹識

元豐類藁附錄

行狀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母吳氏文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兼判官告院嘗為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歴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遷史館修撰管句編修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毋憂明年四月丙辰終於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勲累加輕車都尉元配晁氏光禄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

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太平州司理參軍
綜太廟齋郎綱承務郎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悊悳愈恳
忯愬悊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元豐七年六月丁
酉葬南豐從周鄉之原頭曾氏姒姓其先魯人至其後
世避地遷於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
諱延鐸始也初蒧及參父子俱事孔子蒧樂道忘仕孔
子與之參以孝德為世稱首而參孫西恥自比於管仲
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為

宋名臣皇考光禄博學懿文惇行孝友明古誼達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畜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鍾于公身以侈大前烈開覺後嗣實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試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為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

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寖微先王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折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藝之藴正百家之繆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就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

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

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憊精思莫能到也世

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

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其為人惇大

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為矯偽姑息以阿世媚俗弗

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為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

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為之變也其材

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為司法論決重輕能盡法

意縣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爲通判
雖政不專出而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
前之應募者錢不足乃俾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後
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
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戶且請下
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
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
前期喻屬縣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

賈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賈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彊盜賊而寛貧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貲雄里中周氏子高横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婦女服器擬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敢詰公至首取高寘於法歴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横行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

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徙者三十一人餘黨皆潰是時州
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
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購急
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諒者屢剽民家
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予袍帶酒食假以騎
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郡中盜聞多出自言友智力
兼人公外示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
俗悍彊喜攻刼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

州部肅清無枹鼓之警民外户不閉道不拾遺閩粤負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為羣既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當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恩所為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急之是趣其為亂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又擒海盜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

檢員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如在郛郭亳亦號多盗治之如齊盗為引去公為人除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頽壞闘訟衰熄綱紀具修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因其便為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一夫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

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徙傳
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於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爲利
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它州亦然既
罷州人絶橋閉門遮留夜乘間遁得去襄州繼有大獄
逮繫充滿有執以爲死罪者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
日縱去并釋者百餘人州人譟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
矣孰知非寃乎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
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

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州縣暴賦急斂糴粟買蹋責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辨又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州多佛寺為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為主守賕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絶左右徼求之敝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閩府徼賂至裒錢數千萬公

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橐為奸者禁婦女毋入寺舍明州有詔完城既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千五百餘丈為門樓十故甓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為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為樓二收故甓十之六募人簡棄甓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十之二凡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夫不以及民城成總役者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

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别與之期而絫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至田里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覽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

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遇事不為苟簡革官告院宿敝尤多凡所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材起且大任庶幾能明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適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為吏者不敢

毫髮出入則其所設施特因時趣宜固不足以發公之藴又況其大者乎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繇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憮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旣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絶人遠甚政事施張操縱雖出於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之動也頼天子明聖察公賢

欲用公者數矣會徙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宜為衆所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欲有所自効數對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容領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修撰既而復諭公曰此特用卿之漸爾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公為難而以天子知人明於屬任之為難也

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使諭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之進天下相慶以為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歿皆嘆息相弔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性嚴謹而待物坦然不為疑阻於朋

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奬勵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理有懷不善之意來者竢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悅而去遇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所過誤抵法者力爲辨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玩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

自讐對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五百卷公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殁集其藁為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後之學者因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禄仕不遂而歸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營飦粥之養光禄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闔門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内而教養四弟相繼得禄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中振起而

亢大之實公是賴平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仕於外數以便親求徙官太夫人愛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之抱終天之痛為世之所大僇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殞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何如也為子弟者不自滅身罪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績托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於肇屬則昆

弟恩猶父師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葬宜有銘於墓隧宜有碑於國史宜有載輒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泣謹述公歷官行事於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故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畧弗敢誣以告銘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

墓誌

公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公之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

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尭太宗真宗時上書言天下事甞見選用仕至尚書户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文忠歐陽公為銘其墓碑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禄卿公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誦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日草數千言始冠遊太學歐陽公一見其文而奇之公於經微言奥旨多所自得一不蔽於俗學隨間講解以開學者之惑其議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其為文章句非一律雖開闔馳騁應

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自韓愈氏以來作者莫能過蹤慶曆至嘉祐初公之聲名在天下二十餘年雖窮閻絶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誦惟恐不及謂公在朝廷久矣而公方以鄉貢中進士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逈使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閲

文書得其姦立罷之且請下詔約束毋得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使隨歲賦以入民頼以全活徙知齊州齊俗悍喜攻刼豪宗大姓多撓法曲隄周氏世衣冠以貲雄里中其子借横至賊殺平人州縣莫敢詰公至首寘之法歴城章丘民聚黨數十百人椎埋盜敓横行無敢正視者公禽致悉黥徙之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是時

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設方畧明賞購急追捕
且開人自言盜發輒得由是奸寇屏迹門外戶不閉道
至不拾遺獄以屢空會朝廷初變法公推法意施行之
有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不
聽也徙襄州州繼有大獄久不決有當論死者公閱其
狀曰是當勿論何得留此吏不能對即出之緣而釋者
百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寃乎
又徙洪州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

其不能具飲食衣衾者佐以庫錢師出安南道江西者詔爲萬人備公獨不以煩民爲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前期而辦兵既過市里有不知者已而它州以不承計擾民者皆得罪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章服時部中大盗數起南劔州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餘衆猶觀望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呼之不肯出居人大恐公遣使者以謀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海盗自殺與

縛致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無敢竊發者民行山浮海如在郛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城役有期公親廵行裁其工費甚衆其力出於籍兵傭夫而不以及民城縣是亟就數月徙亳州亳亦多盜公治之如在齊時公素慨然有志於天下事仕既晚其大者未及試而外六州皆劇處然公為之無難始至必先去民所甚患者然後理頹弊正風俗凡所措畫皆曲折就繩墨其餘力比次案

牘簿書與屬縣為期會以省追呼皆有法終其去州未嘗有一人至田里者故所至有恵愛既去民思之不已所為法後終不可改察屬聞公名始皆嚴憚之久而察公廉平無私又未嘗有所按擿卒皆愧服福州無職田州宅歲收菜錢常三四十萬公獨不取以佐公錢後至者亦不敢取平居推誠待物坦然無疑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亦不悔自求補外凡十二年而不悅公者屢欲有以擠之然公奉法循理終莫能中傷賴天子聖明

察公賢欲召用者數矣元豐三年徙知滄州過都召見
勞問久之留勾當三班院公亦感激奮厲思有所自効
數對便殿其所言上每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
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修撰
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近世修國史必衆選
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
公者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當上曰此用卿之漸
爾因諭公使自擇其屬公薦邢恕以為史館檢討五年

四月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紫章服始受命促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上數稱其典雅天下翕然傳之皇子延安郡王戕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上特以屬公九月遭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於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公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换朝散郎毋曰文城郡太君吴氏仁壽郡太君朱氏娶晁氏宜興縣君又娶李氏嘉興縣君三男子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

廟齋郎綱未仕孫六人愻恵愈悬憇憩公既卒上以綱為承務郎愻為假承務郎勑所在量給其喪事以七年六月丁酉葬公南豐從周鄉之原頭公於取舍去就必應禮義未始有所阿附治平中大臣嘗議典禮而言事者多異論歐陽公方執政患之公著議一篇據經以斷衆惑雖親戚莫知也後十餘年歐陽公退老於家始出而示之歐陽公謝曰此吾昔者顧見而不可得者也所著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性

嗜書家藏至二萬卷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又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平生論事甚多與夫所下條教可以為世法者不可悉著公少事光禄家甚貧犇走四方以致養既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弟九妹友愛甚篤宦學婚嫁一出公力公既以文章名天下其弟牟宰布肇又繼中進士科布嘗任翰林學士肇以選為尚書吏部郎中與公同時在館閣世言名家者推曾氏公方遭時得君未及有為而不幸以殁士大夫為之相弔公之盛德抑

復有以遺於後乎嗚呼曾氏其顯矣銘曰
曾氏在南三世有聞維祖維考始亨復屯畜厚潛深儒學之門迨公之興益顯於文奮躬力行道義之存公自布衣譽望四出既位於朝其剛不屈公久於外或留或徙誰其知之惟聖天子天子曰咨予惟汝賢典予史事五聖之傳公拜稽首臣敢不勉肇新有官左右慎選於時中書命令所在帝曰往哉予言汝代凡百執事分屬列職肅然盈庭俛聽訓敕靖共夙夜以出謀猷四方鼓

舜天子之休昔蔵父子見稱仲尼淵源有來公則承之矧公親逢聖人之時帝察其忠從容睠睞赫然榮名受祉未艾奄以艱去訃聞卧亟搢紳咨嗟相顧失色有存者言有遺者直惟兹之銘是謂不泯

神道碑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

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

其履閥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

書為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

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

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

州屬歲饑公興積藏通有無老稺怡怡不出里閭鼓腹

而嬉擢齊州齊俗悍强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

者羣行剽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譏

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穴坏貨委於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州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所在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安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閩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椎埋剽盜依以為淵藪

公以方畧禽獲慕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廵邏水行陸宿
坦如在邪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攺知明州有詔完州城
公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亳州
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勾當
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
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
事遂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
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諭以此特用卿之

漸耳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為復見三代遺風今天子為延安郡王其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特以屬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於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於南豐從周鄉之原頭勑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揚其所長奬誘後進汲汲惟恐不逮其

為政嚴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
吏所蒞至於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
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勲累加輕
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
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
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
知揚州大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絅
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愻忞愈悬

怹慂悊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生平無所好惟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讐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藁為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甫相繼而出為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禄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温凊旨甘無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

如事光祿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弟牟寀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但止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爲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㶉㶉發爲文章一世大驚哲人既萎邪説嗥吠公不聽瑩徑前無閡砭廢藥瘍抉昏剔瞶波濤汯汯東入於海姬㴔劉亡文弊辭靡引商召羽偶六駢四組綉芬葩

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奥雅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為衆仰止栖遲掾曹翺翔書府如鷙之鶚如薪之楚出貳于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豫荒于畝興積于民發藏于庾既助既補裹糧含哺或謌或呼謂公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鎮張領目補葺刑獎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曰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其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敕忠言嘉謀入則造膝公用不既

公志不卒偉望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泯

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欝而四塞兮與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於公兮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鄫封逮去邑而為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翔而續著兮考踡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奥秘兮約六藝而

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窅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被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兮而去速兮固前修以跋疐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紬史牒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貢絕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煕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眛忽遭艱而去國兮遂銜哀而即世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

靈之焉諧信百年纔斯須兮適電滅而欻逝天不慭遺一老兮固搢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牆路賈江而修阻兮曾莫奠乎酒幾悲塡膺而弗欝兮聊自託於斯文

挽詞

早棄人間世真從地下游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身世從違裏功名取次休不應須禮樂始作後程仇

又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勲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道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型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元豐類藁附錄

元豐類藁後序

僕嘗讀舍人王公所著南豐先生文集序喜其有波濤煙雲三軍朝氣之語足以摹寫斯文之妙及觀紫陽夫子序公家譜甚恨世之知公者淺而後未敢以前言爲可喜也公先世亦魯人常欲抽辦香修桑梓敬而未能大德壬寅春假守是邦既拜公墓又獲展拜祠下摩挲石刻知爲魁樞干峯陳公名筆至品藻曾蘇二公文則獨以金精玉良許曾文之正信乎曾文定之文價至陳

文定而後論定也公餘進學官諸生訪舊本謂前邑令黄斗齋嘗纁諸梓後以兵燬夫以先生文獻之邦而文竟無傳守鳥得辭其責迺致書雲仍留畊公得所刻善本迺捐俸倡僚屬及寓公士友協力鳩工摹而新之踰年而後成其用心亦勤矣後必有汲汲於它不務者憫其勤而壽其傳斯無負雪樓先生品題云大德甲辰良月東平丁思敬拜手書於卷尾